

新感觉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meiyou chulian

没有初恋

刘元举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刘元举 著

没有初恋

meiyou chuli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初恋 / 刘元举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2
(新感觉丛书)

ISBN 7-214-03225-2

I. 没... II. 刘...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6214 号

书 名	没有初恋
著 者	刘元举
责任编辑	厉 玲
责任监制	陈晓明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印刷制版厂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625 插页 2
印 数	1—5125 册
字 数	132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225-2 I·111
定 价	11.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新 感 觉 丛 书

责任编辑 房玲

封面绘画 王汇



刘元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辽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现为鸭绿江文学月刊社主编、编审。已出版小说集《人情》，散文集《西部生命》、《上帝广场》、《表述空间》，长篇纪实《中国钢琴梦》、《手相梦》、《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朗朗和他的父亲》、《钢琴时代》、《学琴生涯》等。



插图◎王 汇
装帧设计◎刘亭亭



目 录

青春驿站

- 1 / 学会接吻
- 6 / 流连夏天
- 11 / 珍惜激情
- 14 / 渴望轻松
- 17 / 没有初恋
- 21 / 城市的雨
- 23 / 自我诊断
- 25 / 积攒美德
- 27 / 爱哭的男孩
- 28 / 一个人之死和一片人之死

情感迷惘

- 30 / 先说征服
- 35 / 再谈平等
- 40 / 谁更脆弱
- 44 / 最难糊涂
- 49 / 情绪疲劳
- 55 / 牺牲一方
- 61 / 走出家园
- 67 / 说说吹牛
- 73 / 男人与酒
- 79 / 数字解析
- 85 / 关于责任
- 90 / 标准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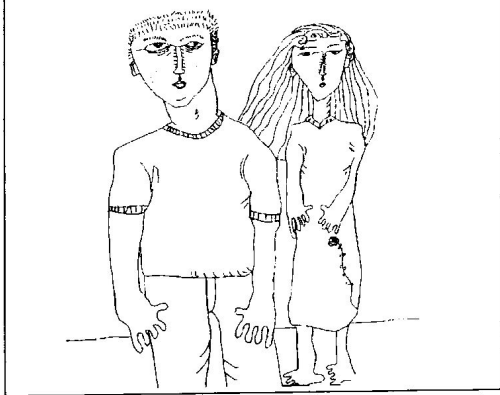
相约天涯

- 97 / 神秘感觉在西藏
- 103 / 遥远的海瑞
- 107 / 迈动大师步子
- 111 / 大理行
- 115 / 竹楼的印象

120 / 茶花朵朵
127 / 绿色生命
131 / 彩色的泼水节
134 / 晚菊
136 / 选择井冈山
139 / 健康寄语
141 / 爱心常在
143 / 请多拥抱
145 / 多一份爱好
147 / 抗拒诱惑
149 / 别什么都信
151 / 送你一把尺子
152 / 离不开朋友
154 / 散淡一点
156 / 来点禅味
158 / 只要……只要……
160 / 为了明天
喜新不厌旧
161 / 我看刘德华
164 / 浪花的颜色
169 / 我总想活得不平庸
174 / 思绪绵绵
180 / 作家书屋
188 / 撞击生命
192 / 四哥
196 / 告别小站
200 / 多一点骄傲
205 / 我们进入了阅读真实的时代
(代后记)

qīngchūn yì zhàn

青春驿站



◎ 学会接吻 ◎

我在巴黎拍了好多照片，有一张拍的是接吻。许多朋友看到这张照片无不赞叹一番。这是用的广镜头，整个画面只取了德·方斯回字形的大门下边绵长的台阶。台阶很宽也很密，每一阶之间在照片上就是一道岁月的横线。台阶是洁白的，像刚清洗过，一对穿着深色衣服的男女坐在正中接吻。镜头拉得较远，不会惊动他们的吻，也没有任何游人在拍摄时闯入画面。偌大空间属于这对恋人，而他们绝不愧对空间，吻出一种美感，一种味道，在台阶的蹬步线条间流淌……我在这张照片的背面题写道：吻的诗意。

试想一下，如果他们不是选择这种场地接吻，而是选择在一个杂乱的建筑工地会是一种什么效果？巴黎人接吻是讲究环境的，就像他们的建筑讲究环境一样。相比之下，我们在国内看到公开之吻大多没有环境意识，在建筑工地，在拆迁的废墟，在一条污浊的

水沟边,这种糟糕的环境把接吻这项活动弄得庸俗化了。有责任心的话,不妨像在一些告示写着“此处不许大小便”一样写上“此处不宜接吻”等字样。

拿“巴黎的吻”与“我们的吻”相比较,我还发现了更耐人寻味的东西。

那是在登埃菲尔铁塔的时候,我们排队依次进入了电梯。电梯里边不算宽敞,一次只能容纳十多个人。靠边的地方有一个长条椅,谁先进来谁就坐下。我见有个空位,就坐下了。电梯上升时,人们可以从四周透明的玻璃往外边看。我想看看天空,可是,我的天空被站在我面前的人遮挡住了。这是一对年轻男女,男的头和女的头一般高,他们挨得特别近,他们都有一个又高又尖的鼻子,当电梯开动时,这两个尖鼻子就像磁石一样越吸越近,刚碰到一起,两个鼻子尖就往上仰,于是,双方嘴唇就自然贴上了。我的眼前为之一亮:可真会选择接吻的地方,比选择雕塑旁选择德·方斯大台阶更有味道。这不仅有意义且充满刺激。这是巴黎最有高度的地方,能够登上来就很有纪念意义,而能够接吻上来,那就更值得永远纪念了。这可是最有浪漫色彩的接吻。无怪乎巴黎是浪漫的,接吻都接到埃菲尔铁塔上了。这是有着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接吻,一下子就达到了卓尔不群的境地,令人刮目。记得西方有位作家叫洛奇的写过一部长篇《小世界》,那里边写到了一批学者文人成立了一个奇特的俱乐部——里高俱乐部。所谓“里高”就是男女要在飞机飞行到一万米以上的高空做爱。这也许是作家的开心,现实生活不会是这样,再寻求刺激似乎也不该是这个刺激法。但是,眼前这种高空接吻倒是充满新鲜感的。

距离太近了,唾手可及。我看得再清楚不过了,就

连那个男士脖子上的皮肤纹路都一清二楚。他的面色有点苍白，嘴唇很薄，伸缩性能极好，且富于弹性，就像专为接吻准备的。它轻轻地与另一幅嘴唇贴在一起，又灵性地疏离开来。他们不断在如此这般地重复着，很沉静也很安详。我觉得他们这是在操作一种语言，进行只有他们两人才明白的交流。

需要说明的是我坐的位置和角度使我用不着特意去盯着他们，只需微微把头向后一靠，两眼眯缝，十分自然地就可以把一切尽收眼底。我尽量摆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这就没有一点尴尬感了。对方也不会知道我是在细致地瞅他们像欣赏一种表演，他们更不会知道我将会把他们写成文章。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或者确切地说是受一些传播媒介的影响，在我们的城市里也经常可以看到一对对男女在大白天里学外国人相拥相吻。其勇气固然可佳，但我总觉得有失大雅。通常是男方过于主动，这种主动带有点霸气，不那么懂得尊重女方；也有另一种男人，胆小怕事，想吻又怕被熟人瞧见，就显得猥琐了。女的也有问题，大多属于半推半就，忸怩作态，少许是那种带有张扬性质的却又失之浪荡，简直就不像我们那片土地上的女人。我们总说东方女性含蓄美，好像西方女性就一点儿没有含蓄了，其实，我在巴黎所见到的女性都像东方女性一样含蓄，相反在国内见过一种女性倒是一点儿也没有含蓄之美。从接吻上就可以看出我们对于西方东西的接受上缺少必要的加工过程。不可小看了接吻，尤其要想到公众场合去从事这项活动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素质。搞好了能够为城市增加风采，搞不好就会损伤城市形象。东西方接吻的差异恐怕不仅在于外

部环境上,更重要的在于文化心理上。当我们下功夫搞好城市卫生,兴建卫生城时,我们也不该忽略对于接吻的品位与档次的提高上。也许我们中国的男女到了巴黎到了埃菲尔铁塔上边接吻,就会变粗俗为高雅,就像我们在国内改不掉随地吐痰的恶习而到了国外就自动改变了?也未可知。

埃菲尔铁塔高 320.7 米,电梯升得速度平稳而舒缓,这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吻。他们吻得很有特色,很耐心很儒雅,循序渐进,周围的环境也非常好,没有一点儿嘈杂干扰他们。在巴黎的任何公共场合都这般安静,连交头接耳的人也没有。他们的接吻实际上就是在进行一种对话,彼此在表达内心最深层次的语言。这种谈情说爱的方式是耐人寻味的。他们进入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

从他们的表情看,没有那种热恋的冲动那种不顾一切。他们眼神一直对视着,面部平静如初。他们为什么不兴奋不热烈呢?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想象这对恋人的故事。他们绝不是那种初恋,初恋是不会这般冷静的,而且,从他们吻得熟练度看也不是初恋可以具备的。说不清为什么,我在瞬间突然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他们会不会是在进行最后的吻别呢?然后就双双告别人世间?我听说过每年都有人到埃菲尔铁塔顶上往下跳,特别是那些殉情男女。为此法国政府做了防护措施。这两个人会不会选取埃菲尔铁塔顶端为他们的爱情画上一个灿烂的句号?

这么一想,我就有点替洋人担忧了。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可笑的。这对情人走出电梯,鸟瞰辽阔的巴黎市区时,他们身上焕发了激情。他们相亲相依,融入观光的人流中。他们不会放弃对生活的爱的,再说,他

们即便想在这上面轻生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铁塔上边可供观光处分三层：第一层距地面 50 米，第二层距地面 115 米，第三层距地面 174 米，这三层均有铁网拦挡，尤其是最高一层是用玻璃封闭的，比我们封阳台还严实。



◎ 流 连 夏 天 ◎

夏天过去了便开始流连夏天,就像冬天过去也会流连冬天似的。季节总在更替,不可能永驻,不可更改的是人的秉性。不那么珍视已经得到的,倒时常流连那些失却的。

一年四季,属夏天最短。在干燥的城市里,喜欢夏天的人委实不多。可我对夏天的流连总是抵挡不住人们对夏天的诅咒,因而我就觉得夏天是让人们给诅咒短了。

我喜欢夏天,始于幼年。我在海边长大,海边的孩子有不喜欢夏天的吗?远离了童年,就远离了海,就远离了对夏天的喜欢。

今年夏天,有幸来到海边,在大连傅家庄小憩三日。仅仅三日我享受到的就可以抵消在省城十几个夏天所遭受的全部折磨。

到过傅家庄海滨浴场的人都知道对面有三个小岛。可以把它们视为三栋绿色别墅,也可以视它们为三艘停泊的船只,而别墅里或者船舱里有宝藏还是有美女则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嗜好去猜想。总之,任何有血性的男人只要把游泳裤衩一套上,就没有不渴望游到对面那岛子上去的。

浴场上的人多极了。夏天已近尾声,只有在这里才可以体味出人们对夏天的全部贪婪。我目测着对面的岛屿,我以为顶多不过一千米。所以,我信誓旦旦地要游过去。同行的两位朋友也是来自燥热的省城,他们说不清是受到了那岛屿的诱惑还是受到了我的感染,也扬言要陪我同渡。最感人的是其中还有一位不

会游泳，他租借了一条黑色橡皮救生圈，往高大的身上一拷有种视死如归的悲壮感。可是租借救生圈的人一听说我们要游往对面小岛，便愀然作色进行劝阻，他说他眼睁睁看到好几位勇士一去不复还，他说每年淹死人都因为好胜去渡那岛。那岛有三千多米，而且有流子云云，经他一忽悠，那么美丽诱人的小岛立时涂上了恐怖的色彩。

我自信我的水性，但我也不能不为此而忐忑起来。尤其两位随行者中那位肩挎救生圈的大汉当即改变了主意。另一位也犹犹豫豫地劝说我别冒险了。我觉得我已经口出狂言，退下阵来不免太丢面子。

海面柔和如缎，阳光像我奶奶的手在轻轻地抚着我。在这种抚弄中就是死了大概和睡着了不会有什么区别。

然而，死毕竟是恐怖的。无论什么美好的氛围，只要触及到死神的一根发梢，那便会幻化成一条蟒蛇般的绳套。每伸张开双臂划动出波纹，便不能不去想那逼近的绳套。游出去怕有五百米了，前边的水域宁静如初，而所有游泳者没有一个游出这么远，他们都怯怯地在岸边戏水，如瑟缩的海螺。为什么这么多人中没有往对面岛上游的呢？看起来，确是凶多吉少。

我的同渡者已经被我甩在后边，或者说他故意落在后边。他不仅影响了我的士气，而且一声声在喊我往回返。我还在往前游，肯定游了一多半了，回头看岸，岸很遥远，而看对面的小岛，峭立的岩壁以及上边的皱褶般的缝隙都清晰可见。凭感觉，我是能够游到岛上去的，但我已经不想往前游了。我想万一出现鲨鱼，万一大腿抽筋，万一遇到流子，万一……再看那渐近的岛子，岩壁黑森森的，彻底动摇了我的决心。往回

返时,我觉得疲倦极了。可回到岸边时,我又后悔没能够一鼓作气登上岛子,就差那么一点距离。

我对同来的朋友们说,我就差一点就游到岛子上了。听者笑笑。这种笑使我很难堪。我意识到,哪怕差一步没登上岛子也算白费。并且从那一瞬间我发誓从此绝不再说“差一点如何如何”之类的话。就像你说差一点当总理,差一点到美国什么,岂不给人提供笑柄?

翌日,我又信誓旦旦来到海边。这一次,我不约任何人与我同游,只想自己去冒一次险。因为我昨夜一直为没游上岛为那“差一点”而耿耿于怀。

有风,也有浪了。游起来,比昨日困难得多。不小心呛了口水,咸咸的海水呛得胃口要翻个儿。

浪劈头涌来如一面墙壁,遮挡了对面的小岛。浪过之后,我发现前方有一个人头在浪谷中起伏。我的勇气大增,有人敢往对面游了!只要有人敢去,我就绝不退缩。

一心追撵那个人,不觉又游出好远好远,等到好不容易追上那人,一瞅,竟是一个硬塑的黑色的海带浮漂,完全像一个人脑袋。那黑色脑壳状的浮漂在浪谷中戏弄着我,更大的波浪简直令我恐慌不已。偏偏这时觉得大腿有种抽筋的感觉。往回退,是绝对不行了,因为小岛已近在眼前,可往前进又缺乏足够的胆略。我的心兀自沉落了。一种宿命意识在告诉我,今天要是出现万一,那只能是命该如此了。那个“黑脑壳”肯定就是拖死鬼。我无论如何也没法写出当时的恐怖感,但我写得清人到了那种时刻,豁出去的那股劲头。

我在波涛浪谷中搏击,终于靠近了小岛。当我疲惫不堪地踏着礁石小心翼翼地登上小岛的一块礁石,

回首眺望对面那片聚满人的海岸时，我兴奋地俨然成了哥伦布，成了战功赫赫的将军。我冲他们挥手，我冲他们拼命呼喊。我觉得我可以自豪地向他们发布，我登上了小岛，而绝不是“差一点！”

如果只我一人游上小岛，而不再有别人，那么，自豪的成分完全够享用以后几个夏天，甚至享用后半生的。可是，偏偏这时我发现不远处的水面上驶近了一个亮闪闪的脑壳，像一条奇怪的鱼。我紧盯着这条“怪鱼”，越来越近，终于我发现那是一个人。他游得极快，看得出是戴着脚蹼拍水。这使他威武十分也骁勇十分。他的秃顶无疑说明他是个老年人，起码年纪比我要大得多。我的兴奋感、得意感迅速降下来，那人已经到了浅水处，立起身将脚蹼拎在手中潇洒地朝我走来。

这是个“老外”，浑身的肌腱饱满而得意，他善意地瞅了我一眼，我马上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夸了他一句，并且朝他竖起大拇指。可他没有反应，完全是一副淡漠状。这使我蓦地意识到，我所经历的这番壮举、这番惊心动魄的时刻在他看来是否微乎其微？大概像在浴缸里翻个身。而能使他看重的只有横渡英吉利海峡，横渡黑海什么的？抑或我的小小的冒险，对他构不成丁点刺激？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使我想了许多。

又有三个人快接近岛了。这三个人中，竟然有两个是女的。我的兴致如泡沫般破碎了。还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人家女的都能游到岛上。女的还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

第三天，我又来到海边，只是再也没有游往对面岛子的兴致了。同行的朋友们不知道昨天发生的事，还以为我不敢往对面游了，便拿话刺激我。当我告诉他